

18年来,老红军的女儿邓玉平与朋友行程10.2万公里,14次重走长征路,寻访300余位老红军。如今30多位老红军依然健在,春节前夕邓玉平为本版撰文——

新春到,对您说声“过年好”

■邓玉平

就要过年了。我欣喜地盼着新春到来。因为我这个老红军的女儿,又可以跟那些拜访过的老红军们再说一次“过年好”。

记得在那些繁星点点的夜晚,父亲邓志云曾对我说,他看到天上一闪一闪的星星,就想起长征路上的那些战友。父亲动情的讲述,对我有一种深邃的吸引力,促使我后来去追寻父辈的红色征程,探望他那些“星星”般的战友。长大后,我成为一名历史老师。2004年暑假,

我背上行囊,从上海出发走上长征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从迈开双脚的那一刻起,追寻会成为我接下来的人生常态。我与朋友行程10.2万公里,14次重走各条长征路,祭扫无数座红军烈士墓,在茫茫人海中寻访健在的老红军。

直到看到他们,我才明白,辗转万里,一直指引着我的究竟是什么。

我就是缝制军帽和军服。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供给部被服厂有6个班100多名女战士,长征中走到八里铺时,只剩下了两个班……翻越雪山时,我两眼昏花、四肢无力,实在走不动了,是战友们用胳膊架着我一步一步往上爬。”

向轩,参加红军时7岁。我问他:“您当时年纪那么小,是怎么跟着队伍走过万水千山的?”他坚定地说:“我9岁参加长征,是通信班副班长,红小鬼轮流站岗时,我主动要求多站一会儿。我有一个信念,再苦再难也要走下去,就是靠这个信念支撑,才一路走到陕北。”

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一个个细腻动人的细节,如同一颗颗闪闪发光的珍珠,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愈发耀眼。长征,已经穿过了岁月,成为他们人生的烙印与注解。

我多想留住他们,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珍藏那红色的记忆。我请他们在面红旗上签名。他们颤颤巍巍,一笔一画写上自己的名字,用手指一个个滑过红旗上的其他签名,难掩激动地说:“这位,这位,还有那位……都是我长征路上的战友啊!没想到,阔别80多年,我们从天南海北,以这样的方式集结归队!”

在这面红旗上亲笔签名,“集结归队”的老红军有302位,其中女红军46位,开国将军28位。

这些老红军的身上几乎都留有战争年代留下的伤疤,那是英勇作战、九死一生的“纪念”。他们胸前的勋章、奖章熠熠生辉,那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立下不朽功勋的见证。他们信仰坚定、矢志不渝,离休后仍发光发热,热心公益,关心下一代,一生一世都在“长征”。

分别时,我们彼此依依不舍。他们总要把我送到门口、楼下或者院子外,叮嘱我“要来信呀”。我走远了回头望,那些穿着红军服、挥手送别的身影还站立在那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他们,但我知道那些身影已经走进了我的心里。

我一直在思索,我们应该怎样传递薪火?我带领学生走近老红军,与他们书信、电话往来18年,有些来信信件收录到出版的老红军回忆录中,有位老红军给学生的回信长达14页。我和学

生曾分别与7位老红军一起过元旦。学生抚摸他们身上的伤痕,含泪说道:“长征,是一种可以触摸的精神力量。”

我把老红军的故事纳入学校《走进长征》历史选修课,融入为各地各界所做的300多场讲座中。

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头戴红星的父辈,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有时我在报刊和电视上看到关于他们的报道,欣喜有更多的人了解老红军的故事。惊闻他们中的某位逝世,我的内心悲恸不已。

老红军也惦记着我和学生。有位老红军,每年秋天自家种的桔子成熟时,会让子女把带着绿叶的桔子送到学校的教室。有位老红军听说我生病了,不顾暑热拄着拐杖来家中看我。那一年,我们重走长征路,女红军苏力打来电话,问我们到了哪里。我告诉她走到了四川阿坝则吉寺。她嘱咐我代她祭扫当地的红军烈士墓。今年新年前夕,我与百岁红军王全英视频通话。这位女兵,过雪山时曾冻掉一根脚趾。她乐呵呵地说收到了我和学生写给她的信,要寄给我她亲自缝制的布坐垫。收到坐垫后我数了数,坐垫上一针一线缝了18圈766个莲花瓣……我把这个凝结着老红军深情厚谊的手工艺品转送给一所学校,学生们给王全英寄去了临摹的她的画像。

今年是长征胜利86周年。我拜访过的老红军中,有30多位依然健在:参加过宁都起义的赵世新108岁了,能一口气说出翻越过的10多座雪山名字的曹守成107岁了,长征途中抬担架、运送伤病员的赵桂英106岁了,父子三人参加红军、只有他活下来的马志选104岁了,双腿肿胀、拄着木棍走出草地的开国将军杨永松103岁了,从“小毛头”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万海峰102岁了,一生最喜欢穿绿军装的贾少山102岁了,7岁随哥哥参加红军、9岁走上长征路的万曼琳96岁了……

2020年,我得知当时102岁的老红军胡正先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也赶了过去。胡正先告诉我长征时期红军军旗的式样,告诉我用糯米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草鞋穿在脚上行走的区别。军旗,一种精神的象征;草鞋,一个历史的符号。这是我第三次听他讲革命传统,从天亮听到天黑,又一次收获满满,难舍难分。

走在街上,晚风轻拂我的面颊。抬起头来,星光闪烁。新春佳节,想念他们,情不自禁。



动态·一线传真

农历腊月十八,大寒,吉林长春的室外温度已降至零下21摄氏度。

“韩老,快过年了,我们来看您!”虽已转业多年,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优抚处处长王荣见到抗美援朝老兵韩井全时,仍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90岁的韩井全,缓缓抬起右手回礼。

吉林是东北抗日联军主战场,解放战争战略要地和抗美援朝大后方,目前健在的在乡老复员军人共1700余名。近年来,全省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广泛开展“情系最可爱的人”系列主题活动,用心用情帮助老兵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广泛宣传老兵事迹,在全社会营造尊重老兵、关爱老兵的浓厚氛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吉林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基金会,共同组织开展全省1700余名在乡老复员军人走访慰问活动。全省各地纷纷行动,陆续上门入户为老兵们送去问候和关爱。

家住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的韩井全,1950年入伍,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三等功,1954年退役返乡。他的女儿韩金霞说:“去年父亲患了脑梗,行动有些迟缓。这个军礼,是他这段时间以来手臂抬得最高的一次。”

临别时,王荣拿出一位书法家特意给老兵们手写的春联,一字一句地念给老人听:“上联是归田不失疆场志,下联是解甲犹怀战土情,横批军魂永铸。这副春联送给您,您为祖国立下战功,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韩井全听着听着,眼眶渐渐湿润。他喃喃自语道:“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

从韩井全家出来,慰问小组来到家住长春市绿园区的抗美援朝老兵谭胜奎家中。谭胜奎家中十分热闹,除了他的子女,还有不少人在厨房一同包饺子。谭胜奎的儿子谭全说:“他们是社区的同志,隔三岔五就来家里看望父亲。”

客厅里,谭胜奎正仔细端详一份特殊的礼物——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专门为老兵们定制的荣誉激励牌。八一军旗式样的激励牌由实木雕刻而成,正面刻着“自觉弘扬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岗位上继续出色工作,活出精彩人生”,背面刻着“退役不褪色,退伍不退志,在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军队建设中再立新功”。

谭胜奎抚摸着荣誉激励牌,动情地说:“这个牌子好啊!我们老兵要多为国家作贡献,不能给国家添负担。”

1月21日,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于海波来到敦化市光荣院,慰问在这里享受晚年的抗战老兵孙庭江。孙庭江是目前吉林省健在的最年长的老兵。他从军8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如今108岁的他,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

“你咋又来了?元旦不是刚来过吗?我挺好的,不用惦记!”见到于海波,看似“嗔怪”的孙庭江还是很开心。由于年岁

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新春将至,吉林省走访慰问一千七百余名在乡老复员军人

■赵建龙 乔振友

渐高,行动不便,敦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为孙庭江配备了助听器,还为他安排护工照顾日常起居。孙庭江感慨地说:“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我要替战友们好好活着,看着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这一天,驻地武警某部的官兵也来看望孙庭江。带队干部说:“他们大多是去年9月入伍的新兵,特意带他们来听孙老讲讲革命传统。以前孙老腿脚灵便时,常来我们部队讲课。”

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厅长黎海滨表示,这次春节前走访慰问,他们先向老兵征求意见,尽量按照老兵提报的需求准备慰问品。吉林省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基金会成员、企业家梁贤实说:“能为革命功臣作点贡献,是我们企业的光荣。”

题图上:慰问小组给老兵韩井全赠送春联。

题图下: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工作人员向老兵谭胜奎展示送给他的荣誉激励牌。李强摄



1月24日,江苏省淮安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举行迎新春活动,通过赠送慰问品、举行座谈会等方式,为老干部们送上新年祝福。

赵启瑞摄



图为作者拜访过的20位参加过长征的健在老红军。本版制图:鹿硕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忙碌了一年,在外打拼的人们都想回家团聚。腊八这天,我和妻子刚喝完腊八粥,就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问我今年能不能回家,她想全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母亲期盼的口吻让我有些心酸,眼瞬间掉下来。

自从我们姐弟三人相继参军,我们这个大家庭已经好多年没在一起过年了。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党员。父亲17岁参军到新疆,从一名卫生员成长为军医,对党和部队充满感情。母亲是一名老师,随军后转为部队职工,跟随父亲在军营生活了40余载。我们姐弟三人都都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听着军号起床、吃饭、上学。

1991年,我上初一,姐姐应征入伍,全家非常高兴。母亲说:“这是咱家的大事,晚上加两个肉菜。”父亲把姐姐的绿军装领回来后,又仔细地把我领回军装。我想帮忙整理,父亲不让我,我只好坐在一旁静静看着。我忽然觉得父亲不是在整理衣服,而是在整理荣誉,一个军人家庭的荣誉。我入伍那天,父母送我到车站。这次我没哭,他俩却流了泪。后来,我常听母亲说,自从我走后,家里空荡荡的,父亲很不适应,常在家里转悠,几个房间轮流看一遍,再翻一翻老照片。母亲还说,后来得知我考上

回家过年

■彭起

军校,父亲非常高兴,那几天走路都哼着小曲儿。2003年,我从军校毕业,分配到新疆阿勒泰军分区工作,姐姐在原广州军区某部当干事,哥哥在原兰州军区某部当副连长。每年春节,我们仨不是这个值班就是那个有任务,很难聚在一起。还记得那年姐姐结婚,父母把日子定在农历腊月二十二,我早早请假回家帮父母筹划。哥哥原本也请了假,但路上临时接到任务,又返回了回去。办完姐姐的婚礼,我因为单位工作繁忙赶回部队,只有姐姐和姐夫陪父母过年。哥哥结婚是在兰州,也是农历腊月二十二。那年驻地因大雪封山,我赶不回去,父母想让我全家团聚的愿望又一次落空。

我结婚时,父母又把日子选在农历腊月二十二。他们说:“这日子吉利!”其实我知道,是因为这个日子离过年

近。那年春节,哥哥赶上战备值班。大年初九,我返回部队,父亲、母亲、姐姐、姐夫送我妻子到车站,正巧遇见匆匆赶回国的哥哥和嫂子。一家人在车站相聚了半个小时。父亲眼角闪着泪花,嘴唇微微颤抖地对母亲说:“孩子不光是我们的孩子,还是国家的人,是部队的人,听组织的安排吧!”说完转身向我摆摆手,示意我上车。上车后,妻子告诉我:“我看见妈哭了……”

闲暇时,父亲常常自豪地问母亲:“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全都送到部队?”母亲回答:“你。”

父亲又问:“谁能把孩子全部培养成军官?”母亲回答:“你。”

父亲接着问:“谁的孩子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母亲回答:“还是你。”……这是父亲的幸福,一个老兵的幸福。后来,因为部队改革调整,我们姐弟三人先后离开部队,在不同的城市继续奋斗。当年,我们一家是5口人,如今已有13口人的大家庭,聚在一起更是不易。今年春节,为了让父母享受到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我们姐弟三人商定好回家过年,谁也不食言。